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一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云云。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己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钗。我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日欲將已往所積天恩祖德錦衣紈褲之時，飫甘饌肥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訓之生，影子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

之貧，非固多然。中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并使其泯滅。破一時之門，醒一時之目，雖我此蓬牖，雖我繩牀瓦竈，未足妨我襟懷。況對著晨風夕月，階柳庭花，更覺文又何妨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來，亦可使閨閣昭傳，復可書名。提筆便不墮稿，此兩人增評補圖大觀錄一百二十卷，據悼紅軒本排印。清曹雪芹撰，清高鶚續，清護花主人評，清大某山民加評。卷一百十四，內容分類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雙紅堂，小說 55，編號 D8654000。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4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55

漢籍善本文影資料庫文本 增評補圖大觀錄一百二十卷，據悼紅軒本排印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悼紅軒原本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一

書名

提筆便不墮稿

此兩人

增評補圖大觀

錄一百二十

卷

據

悼紅軒本排印

清曹雪芹撰

清高鶚續

清護花主人評

清大某山民加評

卷一百十四

內容分類集

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雙紅堂，小說 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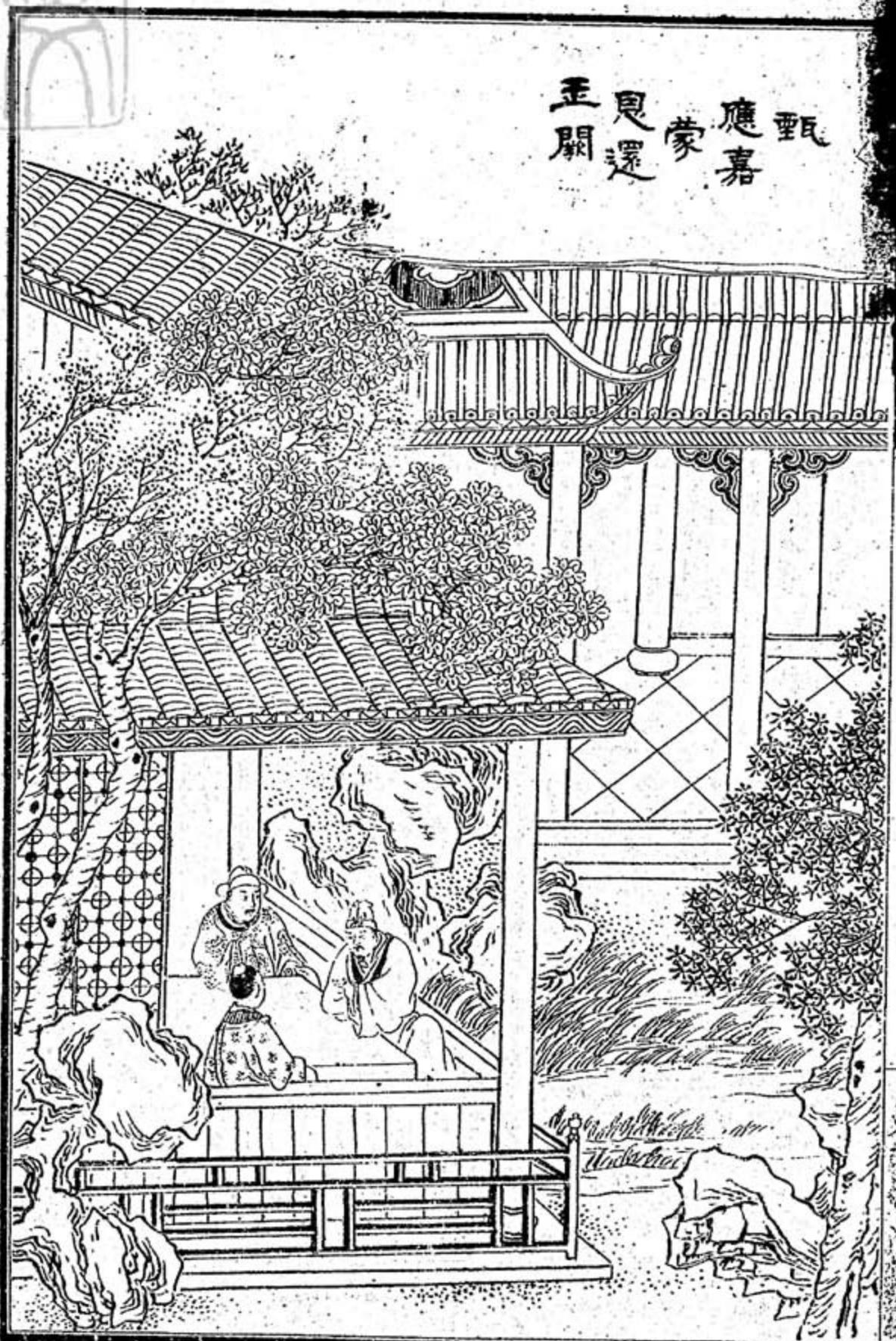
編號 D8654000

彩色首頁1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一百十二終

紫鵑見寶玉又怨恨。又憐憫。又醒悟。無限深情。莫名其妙。至忍憊極處。乃以聽熟二字駁之。出一切言辭海。此回仍接前事。以下俱丙辰年事。



甄 恩還 蒙應嘉

正關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一百十四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王熙鳳厯劫返金陵 甄應嘉蒙恩還玉闕

卻說寶玉寶釵聽說鳳姐病的危急。趕忙起來了頭秉燭伺候。正要出院只見王夫人那邊打發人來說。璉二奶奶不好了。還沒有嘅氣。二爺二奶奶且慢些過去罷。璉二奶奶病的有些古怪。從三更天起到四更時候。璉二奶奶沒有住嘴。說些胡話。要船。要轎的說到金陵歸入冊子去。眾人不懂他只是哭哭喊喊的。璉二爺沒有法兒只得去糊了船轎。還沒擎來。璉二奶奶喘著氣等呢。太太叫我們過來。說等璉二奶奶去了再過去罷。寶玉道這也奇。他到金陵做什麼。襲人輕輕的合寶玉說道。你不是那年做夢我還記得說有多少冊子。不是璉二奶奶也到那裏去麼。寶玉聽了點頭道。是呀。可惜我都記不得那上頭的話了。這麼說起來人都有個定數的了。但不知林妹妹又到那裏去了。我如今被你一說我有些懂得了。若再做這個夢時我得細細的瞧一瞧便有未卜先知的分兒了。襲人道你這樣的人可是不可合你說話的。偶然提了一句。你便認起真來了麼。就算你能先知。

想鳳姐一生積惡於  
青鹽中。傾吐無遺。今  
以胡話二字譯之。

戰得倒，又安知其  
不知道

現從賣玉苔語中點

了。你有什麼法兒呢。寶玉道。只怕不能先知。若是能了。我也犯不著爲你們瞎操心了。兩人正說著。寶釵走來問道。你們說什麼？寶玉恐他盤詰。只說我們談論鳳姐姐。寶釵道。人要死了。你們還只管議論。舊年你還說我呪人那個籤不是應麼。  
寶玉又想了一想。拍手道。是的是的。這麼說起來。你倒能彀先知了。我索性問問。  
我知。道。你將來做和尙。  
你知道我將來怎麼樣？寶釵笑道。這是又胡鬧起來了。我是就他求的籤上的話混解的。你就認了真了。你就和邢妹妹一樣的了。你失了玉。他去求妙玉扶乩。批出來的眾人不解。他還背地裏合我說。妙玉怎麼前知怎麼參禪悟道。如今他遭此大難。他如何自己都不知道。這可是算得前知麼？就是我偶然說著了一二奶奶的事情。其實知道他是怎麼樣了。只怕我連我自己也不知道呢。這樣下落可不是虛誕的事。是信得的麼？寶玉道。別提他了。你只說那邢妹妹自從我們這裏連連的有事。把他這件事竟忘記了。你們家這麼一件大事。怎麼就草草的完了。也沒請親喚友的。寶釵道。你這話又是迂了。我們家的親戚。只有咱们這裏和王家最近。王家沒了什麼正經人了。咱们家遭了老太太的大事。所以也沒請。就是連二哥張羅了張羅。別的親戚。雖也有一兩門子。你沒過去。如何知道算起來我

們這二嫂子的命和我差不多好好的許了我二哥哥。我媽媽原想要體體面面的給二哥哥娶這房親事的一則爲我哥哥在監裏。二哥哥也不肯大辦。二則爲咱們家的事三則爲我二嫂子在大太太那邊忒苦。又加著抄了家。大太太是苛刻一點的。他也寔在難受。所以我和媽媽說了便將將就就的娶了過去。我看二嫂子如今倒是安心樂意的孝敬我媽媽比親媳婦還強十倍。呢。待二哥哥也是極盡婦道的。和香菱又甚好。二哥哥不在家他兩個和和氣氣的過日子。雖說是窮些。我媽媽近來倒安逸好些。就是想起我哥哥來不免悲傷。況且常打發人家裏來要使用。多虧二哥哥在外頭帳頭兒上討來應付他的。我聽見說城裏有幾處房子已經典去。還剩了一所在那裏打算著搬去住。寶玉道爲什麼要搬住在那裏。你來去也便宜些。若搬遠了。你去就要一天了。寶釵道雖說是親戚到底各自穩便些。那裏有個一輩子住在親戚家的呢。寶玉還要講出不搬去的理。王夫人打發人來說。連二奶奶享年六十六歲嘆了氣。所有的人都過去了。請二爺二奶奶就過去。寶玉聽了也掌不住跺腳要哭。寶釵雖也悲切。恐寶玉傷心。便說有在這裏哭的不如到那邊哭去。于是兩人一直到鳳姐那裏。只見好些人圍著哭呢。寶釵走

擇提巧姐開下一節  
文字

又生出文情來

野蠻端便移風作浪  
起來

鈔等語令人嘔惡

挑撥外甥女了  
巧姐明白人如何肯受他挑撥

一派是下流無賴語  
愈說愈有此理叫巧姐如何禁得住  
忽而奉到平兒身上

沒了多少東西還說對證何妨作冠冕話  
彼此相處已爲王仁忘仁其居心不可聞真是  
費巧姐伏綫

到跟前見鳳姐已經停床便大放悲聲寶玉也拉著賈璉的手大哭起來賈璉也重新哭泣平兒等因見無人勸解只得含悲上來勸止了眾人都悲哀不止賈璉此時手足無措叫人傳了賴大來叫他辦理喪事自己回明了賈政去然後行事但是手頭不濟諸事拮据又想起鳳姐素日來的好處更加悲哭不已又見巧姐哭的死去活來越發傷心哭到天明卽刻打發人去請他大舅子王仁過來那王仁自從王子騰死後王子勝又是無能的人任他胡爲已鬧得六親不和今知妹子死了只得趕著過來哭了一場見這裏諸事將就心下便不舒服說我妹妹在你家辛辛苦苦當了好幾年家也沒有什麼錯處你們家該認真的發送發送纔是怎麼這時候諸事還沒有齊備賈璉本與王仁不睦見他說些混帳話知他是不懂的什麼也不大理他王仁便叫了他外孫女兒巧姐過來說你娘在時本來辦事不周到只知道一味的奉承老太太把我們的人部不大看在眼裏外甥女兒你也大了看見我曾經沾染過你們沒有如今你娘死了諸事要聽我舅舅的話你也母親娘家的親戚就是我和你舅舅了你父親的爲人我也早知道的了只有重別了那年什麼尤姨娘死了我雖不在京聽見人說化了好些銀子如今你

罷。醜。架子。

娘死了你父親倒是這樣的將就辦去麼你也不快些勸勸你父親巧姐道我父親巴不得要好看只是如今比不得從前了現在手裏沒錢所以諸事省些是有說我聽見老太太又給了好些東西你該擎出來巧姐又不好說父親用去只推不知道王仁便道哦我知道了不過是你想留著做嫁粧罷巧姐聽了不敢回言只氣得哽噎難鳴的哭起來了平兒生氣說道舅老爺有話等我們二爺進來再說姑娘這麼點年紀他懂得什麼王仁道你們是巴不得二奶奶死了你們就好爲王了我並不是要什麼好看也是你們的臉面說著賭氣坐著巧姐滿懷的不舒服心想我父親並不是沒情我媽媽在時舅舅不知拏了多少東西去如今說得這樣干淨於是便不大瞧得起他舅舅了豈知王仁心裏想來他妹妹不知積聚了多少雖說抄了家那屋裏的銀子還怕少麼必是怕我來纏他們所以也幫著這麼說這小東西兒也是不中用的從此王仁也嫌了巧姐兒了賈璉並不

知道只忙著弄銀錢使用外頭的大事叫賴大辦了裏頭也要用好些錢一時實在不能張羅平兒知他著急便叫賈璉道二爺也別過於傷了自己的身子賈璉

好。平。兒。

出已之私苦以爲二  
奶奶臉上增光平兒  
其感化於鴛鴦乎。

的東西。秋桐亦是不成材料。

以上從寶玉感嘆妙  
玉遞入紫鵝情事並  
寫鳳姐死後光景爲  
一段文字。以下接甄賈會合次  
寫寶玉病中得玉幻  
遊爲一大段文字。

程日興口中敍寫一  
番旁觀者清說來殺有  
道理。

老爺大體。  
有慨乎其言之

道。什麼身子。現在的日用錢都沒有。這件事怎麼辦。偏有個糊塗行子。又在這裏蠻纏。你想有什麼法兒。平兒道。二爺也不用著急。若說沒錢使喚。我還有些東西。舊年幸虧沒有抄去在裏頭。二爺要就擎去。當著使喚罷。賈璉聽了心下難得這樣。便笑道。這樣更好。省得我各處張羅。等我銀子弄到手了。還你平兒道。我的也是奶奶給的什麼。還不還只要這件事辦得好看些。就是了。賈璉心裏倒著實感激他。便將平兒的東西擎了去。當錢使用。諸凡事情。便與平兒商量。秋桐看著心裏。就有些不甘。每每口角裏頭便說。平兒沒有了奶奶。他要上去了。我是老爺的。人。他怎麼就越過我去了呢。平兒也看出來了。只不理他。倒是賈璉。一時明白。越發把秋桐嫌了一時。有些煩惱。便擎著秋桐出氣。邢夫人知道。反說賈璉不好。賈璉忍氣不題。且說鳳姐停了十餘日。送了殯。賈政守著老太太的孝。總在外書房。那時清客相公漸漸的都辭去了。只有個程日興。還在那裏時常陪著說說話兒。提起家運不好。一連人口死了好些。大老爺合珍大爺又在外頭。家計一天難似一天。外頭東莊田地。也不知道怎麼樣。總不得了呀。程日興道。我在這裏好幾年。也知道府上的人。那一個不是肥己的一年。一年都往他家裏擎。那自然府上是一年不穀。一年了。又添了大老爺珍大爺那邊兩處的費用。外頭又有些債務。前兒又破了好些財。要想衙門裏緝賊追贓。是難事。老世翁若要安頓家事。除非傳那些管事的來。派一個心腹的人。各處去清查。清查該去的去。該留的留。有了虧空。著在經手的身上。賠補。這就有了數兒了。那一座大的園子。人家是不敢買的。這裏頭的出息也不少。又不派人管了。那年老世翁不在家。這些人就弄神弄鬼兒的。鬧的一個人不敢到園裏。這都是人家的弊。此時把下人查一查。好的使著不好的便擡了。這纔是道理。賈政點頭道。先生你所不必說。下人便說自己。的姪兒也靠不住。若要我查一查。那能一一親見。親知。況我又在服中。不能照管這些了。我素來又兼不大理家。有的沒有。我還摸不著呢。程日興道。老世翁最是仁德的人。若在別家的這樣的家計。就窮起來。十年五載。還不怕。便向這些管家的要。也就彀了。我聽見世翁的家人。還有做知縣的呢。賈政道。一個人若要使起家人们的錢來。便了不得了。只好自己儉省些。但是冊子上的產業。若是實有。還好。只怕有名無實了。程日興道。老世翁所見極是。晚生爲什麼說要查查呢。賈政道。先生必有所聞。程日興道。我雖知道些。那些管事的神通。晚生也不敢言語的。

何嘗是有名有實。

其籍貫與賈氏同其  
亦與賈氏同爲還世職  
歷抄家後賈氏同其  
賈吾烏乎知之

賈政聽了便知話裏有話。便嘆道：「我自祖父已來都是仁厚的。從沒有刻薄過下人。我看如今這些人一日不似一日了。在我手裏行出主子樣兒來。又叫人笑話。兩人正說著門上的過來回道：江南甄老爺到來了。」賈政便問道：「甄老爺進京爲什麼？」那人道：「奴才也打聽了。說是蒙聖恩起復了。賈政道：「不用說了。快請罷。那人出去請了進來。那甄老爺即是甄寶玉之父。名叫甄應嘉。表字友忠。也是金陵人。氏功勳之後。原與賈府有親。素來走動的。因前年誣誤革了職。動了家產。今遇主上眷念功臣。賜還世職。行取來京陞見。知道賈母新喪。特備祭禮。擇日到寄靈的地方拜奠。所以先來拜望。賈政有服。不能遠接。在外書房門口等著。那位甄老爺一見便悲喜交集。因在制中不便行禮。便拉著了手。敍了些闊別思念的話。然後分賓坐下。獻了茶。彼此又將別後事情的話說了。賈政問道：「老親翁幾時陞見的？」甄應嘉道：「前日賈政道：「主上隆恩必有溫諭。」甄應嘉道：「主上的恩典真是比天還高。下了好些旨意。」賈政道：「什麼好旨意？」甄應嘉道：「近來越寇猖獗。海疆一帶小民不安。派了安國公征剿賊寇。主上因我熟悉土疆。命我前往安撫。但是卽日就要起身。昨日知老太太仙逝。謹備辦香至靈前拜奠。稍盡微忱。」賈政卽忙叩首拜謝。

便說：「老親翁卽此一行。必是上慰聖心。下安黎庶。誠哉莫大之功。正在此行。但弟不克親覩奇才。只好遙聆捷報。現在鎮海統制是弟舍親。會時務。望青照。甄應嘉道：「老親翁與統制是什麼親戚？」賈政道：「弟那年在江西糧道任時。將小女許配與統制少君。結縭已經三載。因海口案內未清。繼以海寇聚奸。所以音信不通。弟深念小女。俟老親翁安撫事竣後。拜懇便中。請爲一視。弟卽修數行。煩尊紀帶去。便感激不盡了。」甄應嘉道：「兒女之情。人所不免。我正在有奉託老親翁的事。自蒙聖恩召取來京。因小兒年幼。家下乏人。將賤眷全帶來京。我因欽限迅速。晝夜先行。賤眷緩行到京。尙需時日。弟奉旨出京。不敢久畱。將來賤眷到京。少不得要到尊府定叫。小犬叩見。如何進教遇有姻事可圖之處。望乞留意。」甄應嘉一一答應。那甄應嘉又說了幾句話。就要起身。說明日在城外再見。賈政見他事忙。諒難再坐。只得送出書房。賈璉寶玉早已伺候在那裏。代送。因賈政未叫。不敢擅入。甄應嘉出來。兩人上去請安。應嘉一見寶玉呆了一呆。心想這個怎麼甚像我家寶玉。赦之子璉二姪兒。又指著寶玉道：「這是第二小犬。名叫寶玉。應嘉拍手道：「奇。我在只是渾身縞素。因問至親。久闔爺們都不認得了。」賈政忙指賈璉道：「這是家兄名。」

家聽見說老親翁有個銜玉生的愛子。名叫寶玉。因與小兒同名。心中甚爲罕異。後來想著這個也是常有的事。不在意了。豈知今日一見不但面貌相同。且舉止一般。這更奇了。問起年紀。比這裏的哥兒略小一歲。賈政便因提起承囑包勇。問及令郎哥兒與小兒同名的話。述了一遍。應嘉因屬意寶玉。也不暇問及那包勇的得安。只連連的稱道。真真罕異。因又拉了寶玉的手。極致殷勤。又恐安國公起身甚速。急須預備長行。勉強分手。徐行。賈璉寶玉送出一路。又問了寶玉好些的話。及至登車去後。賈璉寶玉回來。見了賈政。便將應嘉問的話回了一遍。賈政命他二人散去。賈璉又去張羅算明鳳姐喪事的帳目。寶玉回到自己房中。告訴了寶釵。說是常提的甄寶玉。我想一見不能。今日倒先見了他父親了。我還聽得說寶玉也不日要到京了。要來拜望我老爺呢。又人人說和我一模一樣的。我只不信。若是。他。後。日。到了。咱们。這。裏。來。你。們。都。去。瞧。瞧。看。他。果然。和。我。像。不。像。寶釵聽了道呀。你說話怎麼越發不畱神了。什麼男人同你一樣。都說出來了。還叫我們瞧去麼。寶玉聽了。知是失言。臉上一紅。連忙的還要解說。不知何話。下回分解。

第五回

聽見說老親翁有個銜玉生的愛子。名叫寶玉。因與小兒同名。心中甚爲罕異。來想著這個。也是常有的事。不在意了。豈知今日一見。不但面貌相同。且舉止。般。這更奇了。問起年紀。比這裏的哥兒略小一歲。賈政便因提起承囑包勇。問令郎哥兒與小兒同名的話。述了一遍。應嘉因屬意寶玉。也不暇問及那包勇。得妥。只連連的稱道。真真罕異。因又拉了寶玉的手。極致殷勤。又恐安國公起。甚速。急須預備長行。勉強分手。徐行。賈璉寶玉送出。一路又問了寶玉好些的。及至登車去後。賈璉寶玉回來。見了賈政。便將應嘉問的話回了一遍。賈政命二人散去。賈璉又去張羅算明鳳姐喪事的帳目。寶玉回到自己房中。告訴了釵。說是常提的甄寶玉。我想一見不能。今日倒先見了他父親了。我還聽得說玉。也不日要到京了。要來拜望我老爺呢。又人人說和我一模一樣的。我只不若是。他後日到了。嚮們這裏來。你們都去瞧瞧。看他果然和我像不像。寶釵聽道。呀。你說話怎麼越發不畱神了。什麼男人同你一樣。都說出來了。還叫我們去。麼。寶玉聽了。知是失言。臉上一紅。連忙的還要解說。不知何話。下回分解。

